

最让你感动的名家散文

双色版

经典名篇 一生珍藏
『中国文化名人书系』人生不可不读的名家经典

读



故乡

◇ 周作人 故乡的野菜
◇ 许地山 乡曲的狂言
◇ 郁达夫 江南的冬景
◇ 清 俞平伯 胡同
◇ 萧乾 老北京
◇ 季羨林 月是故乡明
◇ 琼瑶 山的呼唤
◇ 黄永玉 乡梦不曾休
◇ 舒婷 传家之累

名家散文
珍藏版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双色版

经典名篇 一生珍藏
『中国文化名人书系』人生不可不读的名家经典

中国文化名人书系
最让你感动的名家散文

谈

故乡

名家散文
珍藏版

- | | |
|------|-------|
| ◇周作人 | 故乡的野菜 |
| ◇许地山 | 乡曲的狂言 |
| ◇郁达夫 | 江南的冬景 |
| ◇清河坊 | 俞平伯 |
| ◇萧乾 | 老北京胡同 |
| ◇季羨林 | 月是故乡明 |
| ◇琼瑶 | 山的呼唤 |
| ◇黄永玉 | 乡梦不曾休 |
| ◇舒婷 | 传家之累 |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化名人谈故乡/邓九平主编.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0.5(2009.1 修订版)

(中国文化名人书系)

ISBN 978-7-80094-897-8

I. 中… II. 邓…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K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0859 号

书 名 谈故乡

责任编辑 钟 艺

策 划 穆建明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七号 邮编 100009

印 刷 北京市书林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5

字 数 251 千字

印 数 2000 册

版 次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3 版 第 4 次印刷

定 价 29.80 元

卷首语

对于我，故乡的“绿”，最使我倾倒！无论是竹子也好，榕树也好……其实最伟大的还是榕树。它是油绿油绿的，在巨大的树干之外，它的繁枝，一垂到地上，就入土生根。

——冰心

再见罢，我不幸的乡土哟，这二十二年来你养育了我。我无日不在你的情抱中，我无日不受你的扶持。我的衣食取给于你。我的苦乐也是你的赐与。我的亲人生长在这里，我的朋友也散布在这里。在幼年时代你曾使我享受种种的幸福；可是在我有了知识以后你又成了我的痛苦的源泉了。

——巴金

然而，每值这样的良辰美景，我想到的却依然是故乡苇坑里的那个平凡的小月亮。见月思乡，已经成为我经常的经历。思乡之病，说不上是苦是乐，其中有追忆，有惆怅，有留恋，有惋惜。流光如逝，时不再来。在微苦中实有甜美在。

月是故乡明，我什么时候能够再看到我故乡里的月亮呀！我怅望南天，心飞向故里。

——季羡林

我久久伏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又厚又软的沙上，百感交集，悠悠然梦到我的家乡，梦到了母体一样温暖的我诞生在上面的绵绵土。

故乡现在也许没有绵绵土了，孩子们当然不会再降生在绵绵土上。我祝福他们。我写的半个世纪前的事，它是一个远古的梦。但是我这个有土性的人忘不了对故乡绵绵土的恋情。原谅我吧。

——牛汉

目 录

故乡的野菜	周作人(1)
民国初年(节选)	蒋梦麟(2)
乡曲的狂言	许地山(8)
我的家乡	白 薇(10)
绍兴东西	孙伏园(20)
藕与莼菜	叶圣陶(22)
说乡情	林语堂(23)
江南的冬景	郁达夫(24)
冥屋	茅 盾(27)
乡情小札	曹靖华(28)
说扬州	朱自清(30)
梦里的故乡	田 汉(32)
四轩柱	丰子恺(34)
还我缘缘堂	丰子恺(37)
清河坊	俞平伯(40)
旧家的火葬	夏 衍(43)
故乡的风采	冰 心(45)
故乡的杨梅	鲁 彦(47)
“疲马恋旧秣,羁禽思故栖”	梁实秋(50)
市集	沈从文(55)
莼菜	钟敬文(57)
乡心	巴 金(60)
乡愁	叶灵凤(62)
桃园	施蛰存(64)
乡土情深(选一则——社戏)	臧克家(70)
乡土	李健吾(71)
话故都	吴伯萧(73)
故乡的烤红薯	谢冰莹(76)
旧京古玩行的神话	谢兴尧(77)
豆腐的滋味	梁容若(83)
故乡近事(三则)	叶浅予(85)

风筝	田仲济(88)
我的故乡	陈白尘(93)
翠竹风骨	罗大冈(97)
酒	柯 灵(99)
老北京胡同	萧 乾(102)
失眠之夜	萧 红(104)
枇杷	何家槐(106)
月是故乡明	季羨林(110)
故乡的山梨	李辉英(112)
乡土	端木蕻良(113)
难忘的历史课	唐 弢(115)
老家	孙 犁(118)
老家	冯亦代(119)
豆腐	黄苗子(121)
家乡情与家乡味	荒 煤(124)
废园	徐 迟(127)
家乡的旧宅	王西彦(131)
四川的茶馆	马识途(136)
在故乡	柳 青(139)
故乡的民性	杨念慈(148)
粽子里的乡愁	琦 君(149)
弊乡茶事甲天下	秦 牧(151)
小船,艺术的摇篮	吴冠中(155)
那岂是乡愁	罗 兰(158)
乡梦不曾休	黄永玉(163)
竹园	袁 鹰(164)
故乡情	茹志鹃(165)
日暮乡关	公 刘(169)
天津可爱是今朝	于是之(172)
节日的吃	新风霞(173)
小东城角的井	宗 璞(178)
思台北,念台北	余光中(179)
桥,故乡的桥	姜德明(183)
芦苇丛	柳 萌(186)
我和儒林村	刘绍棠(188)
山的呼唤	琼 瑶(190)

乡魂	冯骥才(191)
在隆福寺街上学	刘心武(194)
家	陈祖芬(200)
飘蓬	席慕蓉(204)
饮虎池	张承志(207)
童年的乡村	林 莽(210)
遥念山乡	叶 辛(213)
有关庙的回忆	史铁生(216)
传家之累	舒 婷(223)
闽南功夫茶	陈元麟(225)
黄河悠久之旅	赵 园(227)
闽南好味道	唐 敏(228)

故乡的野菜

周作人

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

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只因钓于斯游于斯的关系，朝夕会面，遂成相识，正如乡村里的邻舍一样，虽然不是亲属，别后有时也要想念到他。我在浙东住过十几年，南京东京都住过六年，这都是我的故乡；现在住在北京，于是北京就成了我的家乡了。

日前我的妻往西单市场买菜回来，说起有荠菜在那里卖着，我便想起浙东的事来。荠菜是浙东人春天常吃的野菜，乡间不必说，就是城里只要有后园的人家都可以随时采食。妇女小儿各拿一把剪刀一只“苗篮”，蹲在地上搜寻，是一种有趣味的游戏的工作。那时小孩们唱道，“荠菜马兰头，姊姊嫁在后门头。”后来马兰头有乡人拿来进城售卖了，但荠菜还是一种野菜，须得自家去采。关于荠菜向来颇有风雅的传说，不过这似乎以吴地为主。《西湖游览志》云，“三月三日男女皆戴荠菜花。谚云，三春戴荠花，桃李羞繁华。”顾禄的《清嘉录》上亦说，“荠菜花俗呼野菜花，因谚有三月三蚂蚁上灶山之语，三日人家皆以野菜花置灶陔上，以厌虫蚁。侵晨村童叫卖不绝。或妇女簪髻上以祈清目，俗号眼亮花。”但浙东却不很理会这些事情，只是挑来做菜或炒年糕吃罢了。

黄花麦果通称鼠曲草，系菊科植物，叶小微圆互生，表面有白毛，花黄色，簇生梢头。春天采嫩叶，捣烂去汁，和粉作糕，称黄花麦果糕。小孩们有歌赞美之云：

黄花麦果韧结结，关得大门自要吃：

半块拿弗出，一块自要吃。

清明前后扫墓时，有些人家——大约是保存古风的人家——用黄花麦果作供，但不做饼状，做成小颗如指顶大，或细条如小指，以五六个作一攒，名曰茧果，不知是什么意思，或因蚕上山时设祭，也用这种食品，故有是称，

亦未可知。自从十二三岁外出不参与外祖家扫墓以后，不复见过茧果，近来住在北京，也不再见黄花麦果的影子了。日本称作“御形”，与荠菜同为春天的七草之一，也采来做点心用，状如艾饺，名曰“草饼”，春分前后多食之，在北京也有，但是吃去总是日本风味，不复是儿时的黄花麦果糕了。

扫墓时候所常吃的还有一种野菜，俗名草紫，通称紫云英。农人在收获后，播种田内，用作肥料，是一种很被贱视的植物。但采取嫩茎淪食，味颇鲜美，似豌豆苗。花紫红色，数十亩接连不断，一片锦绣，如铺着华美的地毯，非常好看，而且花朵状若蝴蝶，又如鸡雏，尤为小孩所喜。间有白色的花，相传可以治病，很是珍重，但不易得。日本《俳句大辞典》云，“此草与蒲公英同是习见的东西，从幼年时代便已熟识，在女人里边，不曾采过紫云英的人，恐未必有罢。”中国古来没有花环，但紫云英的花球却是小孩常玩的东西，这一层我还替那些小人们欣幸的。浙东扫墓用鼓吹，所以少年们常随了乐音去看“上坟船里的姣姣”；没有钱的人家虽没有鼓吹，但是船头上篷窗下总露出些紫云英和杜鹃的花束，这也就是上坟船的确实的证据了。

民国初年(节选)

蒋梦麟

在山区或穷乡僻壤，旧日淳朴的生活依然令人迷恋。

我的家乡余姚离宁波不远。宁波虽是五口通商的五口之一，但是始终未发展为重要的商埠，因为上海迅速发展为世界大商埠之一，使宁波黯然无光。宁波与上海之间有三家轮船公司的船只每夜对开一次，两家是英国公司，第三家就是招商局。许多年前我父亲曾经拿这些轮船作蓝本，打造没有锅炉而使用手转木轮的“轮船”，结果无法行驶。我从上海经宁波还乡，与我哥哥搭的就是这种轮船的二等舱。

事隔二十年，乘客的生活无多大改变。过道和甲板上乘客挤得像沙丁鱼，一伸脚就可能踩到别人。我们为了占住舱位，下午五点钟左右就上了船。小贩成群结队上船叫卖，家常杂物，应有尽有，多半还是舶来品。水果贩提了香蕉、苹果和梨子上船售卖。我和哥哥还因此辩论了一场。哥哥要

买部分腐败的水果,因为比较便宜。“不行!”我说,“买水果的钱固然省了,看医生的钱却多了。”

“哈,哈——我吃烂梨子、烂苹果已经吃了好几年,”他说,“烂的味道反而好。我从来没有吃出毛病。”他随手捡起一个又大又红却烂了一部分的苹果,咬掉烂的一部分,其余的全部落肚。我耸耸肩膀,他仰天大笑。

天亮前我们经过宁波港口的镇海炮台。1885年中法战争时镇海炮台曾经发炮轰死一位法军的海军上将。

天亮了,码头上的喧嚷声震耳欲聋。脚夫们一拥上船拼命抢夺行李。一个不留神,你的东西就会不翼而飞。我和哥哥好不容易在人丛中挤下跳板,紧紧地跟在行李夫的背后,惟恐他们提了我们的东西溜之大吉。

宁波几乎与九年前一模一样。空气中充塞着咸鱼的气味,我对这种气味颇能安之若素,因我从小就经常吃咸鱼。宁波是个鱼市,而且离宁波不远的地方就盛产食盐。我们跟着行李夫到了车站,发现一列火车正准备升火开往我的家乡余姚。沿铁道我看到绵亘数里的稻田,稻波荡漾,稻花在秋晨的阳光下发光,整齐的稻田在车窗前移动,像是一幅广袤无边的巨画。清晨的空气中洋溢着稻香,呵,这就是我的家乡!

火车进余姚车站时,我的一颗心兴奋得怦怦直跳。我们越过一座几百年前建造的大石桥,桥下退落的潮水正顺着江流急泻而下。从桥洞里还可以看到钓翁们在江边垂钓。这桥名曰武胜桥,意指英武常胜。因为四百年前当地居民为保卫余姚县城,曾与自日本海入侵的倭寇屡次在桥头堡作战。这些倭寇大家都认为就是日本人。

我们跑进院子时,秋阳高照,已是晌午时分。父亲站在大厅前的石阶上,两鬓斑白、微露老态,但是身体显然很好,精神也很旺健。他的慈祥眼睛和含笑的双唇洋溢着慈父的深情。我兄弟两人恭恭敬敬地向他老人家行了三鞠躬礼。旧式的叩头礼在某些人中已经随着清朝的覆亡而成为历史陈迹了。

父亲已经剪掉辫子,但是仍然穿着旧式布鞋。他说话不多,在这种场合,沉默胜似千言万语。我们随即进入大厅。直背的椅子靠墙很对称地排列着,显见他的生活方式仍然很少改变。正墙上悬着镶嵌贝壳的对联,右联是“海阔凭鱼跃”,左联是“天空任鸟飞”。对联的中间是一幅墨竹,竹叶似乎受秋风吹拂,都倾向一边。这一切很可以显示一种满足、安静而且安定的生活。

大厅后面有一个小院子,长方形的大盘子里堆砌着山景,因此使高墙围的院子里凭添山水之胜。小寺小塔高踞假山之上,四周则围绕着似乎已历数百年的小树。山坳里散坐着小小的猴子,母猴的身旁则偎依着更小的小猴。这些微小的假猴显得那么玲珑可爱,我真希望它们能够变成活猴一

样大小而跳进我的怀里。小寺小塔之外还有一个小凉亭，亭里长着一丛篁竹。假池子里则有唼喋的金鱼和探螯觅食的小虾。这一切的一切，都使人有置身自然之感。

刘老丈听说我回家了，当天下午就来看我。在我童年时代，刘老丈曾经讲许多故事给我们听，小孩子们都很喜欢他。那天下午，他讲了许多有趣的故事。他告诉我，老百姓们听到革命成功的消息时欢喜得什么似的。城里的人一夜之间就把辫子剪光了。年轻人买了西装，穿起来很像一群猴子。他又告诉我，短裙与短发如何在后来侵入县城。革命以后，他那留了七十多年的辫子居然也剪掉了，可见他对革命和民国仍然是很赞成的，起先他有点想不通，没有皇帝坐龙庭，这个世界还成什么样子？但是过了一段时期以后，他才相信民国的总统，照样可以保持天下太平。他说，反正天高皇帝远，地方治安本来就靠地方官府来维持。民国以来，地方官府居然做得还不错。

他说，五十年前太平军侵入县城时，许多脑袋连辫子一起落了地，现在我们虽然丢掉辫子，脑袋总还存在。他一边说，一边用他皮包骨的手指摸着脑袋，样子非常滑稽，因此引得大家都笑了。那天晚饭吃得比较早，饭后他告辞回家，暮色苍茫中不留神在庭前石阶上滑了一下，幸亏旁边有人赶紧抓住他的肩膀，搀住他没有跌伤。他摇摇头自己开自己的玩笑说：“三千年前姜太公八十遇文王，我刘太公八十要见阎王了。”说罢哈哈大笑，兴高采烈地回家去了。

几天之后消息传来，刘太公真的见阎王去了。对我而言，我失去了一位童年时代的老朋友，而且再也听不到这位风趣的老人给我讲故事了。

十五年前左右，姊姊和我创办的一所学校现在已经改为县立女子学校。大概有100名左右的女孩子正在读书。她们在操场上追逐嬉笑，荡秋千荡得半天高。新生一代的女性正在成长。她们用风琴弹奏《史华尼河》和《迪伯拉莱》等西洋歌曲，流行的中国歌更是声闻户外。

我在家里住了一个星期左右，随后就到乡下去看看蒋村的老朋友。童年时代的小孩子现在都已成人长大，当时的成年人现在已经是鬓发斑白的老人。至于当年的老人，现在多已经入土长眠，只有极少数经历村中沧桑的老人还健在。

村庄的情形倒不像我想象中的那样糟。早年的盗匪之灾已经敛迹，因为老百姓现在已经能够适应新兴的行业，而且许多人已经到上海谋生去了。上海自工商业发展以后，已经可以容纳不少人。任何变革都像分娩一样，总是有痛苦的，但是在分娩以后，产妇随即恢复正常，而且因为添了小宝宝而沾沾自喜。中国一度厌恶的变革现在已经根深蒂固，无法动摇。而且越变越厉，中国也就身不由己地不断往前迈进——至于究竟往哪里跑，

或者为什么往前跑，亿万百姓却了无所知。

我的大伯母已经卧病好几个月，看到我回家非常高兴，吩咐我坐到她的床边，还伸出颤巍巍的手来抚摸我的手，她告诉我过去十六年中谁生了儿子，谁结了婚，谁已故世。她说世界变了，简直变得面目全非，女人已经不再纺纱织布，因为洋布又好又便宜。她们已经没有什么事可以做，因此有些就与邻居吵架消磨光阴，有些则去念经拜菩萨。年轻的一代都上学堂了。有些女孩则编织发网和网线餐巾销售到美国去，出息不错。很多男孩子跑到上海工厂或机械公司当学徒，他们就新行业，赚钱比以前多了。现在村子里种田的人很缺乏，不过强盗却也绝迹了。天下大概从此太平无事，夜里听到犬吠，大家也不再像十年前那样提心吊胆。

但是她发现进过学校的青年男女有些事实是要不得。他们说拜菩萨是迷信，又说向祖先烧纸钱是愚蠢的事。他们认为根本没有灶神。庙宇里的菩萨塑像在他们看来不过是泥塑木雕。他们认为应该把这些佛像一齐丢到河里，以便破除迷信。他们说男女应该平等。女孩子说她们有权自行选择丈夫、离婚或者丈夫死了以后有权再嫁。又说旧日缠足是残酷而不人道的办法。说外国药丸比中国药草好得多。他们说根本没有鬼，也没有灵魂轮回这回事。人死了之后除了留下一堆化学元素的化合物之外什么也没有了。他们说惟一不朽的东西就是为人民、为国家服务。

一只肥肥的黑猫跳上床，在她枕旁咪咪直叫。她有气无力地问我：“美国也有猫吗？”我说是的。再一看，她已经睡熟了。我轻轻地走出房间，黑猫则仍在她枕旁呼噜作响，并且伸出软绵绵的爪子去碰碰老太太的脸颊。

我和大伯母谈话时，我的侄女一直在旁边听着。我走出房间以后，她也赶紧追了出来。她向我伸伸舌头，很淘气地对我说：“婆婆太老了，看不惯这种变化。”一个月之后，这位老太太终于离开这个疯狂的、不断在变的世界。

接着我去拜望三叔母。她的年岁也不小了，身体却很健壮。我的三叔父有很多田地，而且养了许多鸡、鸭、鹅和猪。三叔母告诉我一个悲惨的故事。我的一位童年时代的朋友在上海，做黄金投机生意，蚀了很多钱，结果失了业，回到村里赋闲。一年前他吞鸦片自杀，他的寡妇和子女弄得一贫如洗，其中一位孩子就在皂荚树下小河中捉虾时淹死了。

三叔母捉住一只又肥又大的阉鸡，而且亲自下厨。鸡烧得很鲜美，鸡之外还有鱼有虾。

三叔父告诉我，上一年大家开始用肥田粉种白菜，结果白菜大得非常，许多人认为这种大得出奇的白菜一定有毒，纷纷把白菜拔起来丢掉。但三叔公却不肯丢，而且廉价从别人那里买来腌起来，腌好的咸菜香脆可口。这位老人真够精明。

小时候曾经抱过我的一位老太婆也到村子里来看我。她已经九十多岁，耳朵已经半聋，却从她的村子走了四里多路来看我。她仔仔细细地把我从头到脚端详一番，看我并无异样才安了心。她说，这位大孩子从前又瘦又小，而且很顽皮，他曾经在他哥哥的膝头咬一口，留下紫色的齿印，结果自己号啕大哭，怪哥哥的膝盖碰痛了他的牙齿。

“你记不记得那两位兄弟在父死之后分家的事？”她问我。两兄弟每人分到他们父亲的房子的一个边厢，又在大厅的正中树了一片竹墙，把大厅平分为二。一位兄弟在他的那一半厅子里养了一头牛，另一位兄弟气不过，就把他的半边厅子改为猪栏来报复。他们父亲留下一条船，结果也被锯为两半。这两位缺德的兄弟真该天诛地灭！后来祝融光顾，他们的房子烧得精光。老天爷有眼的！

他们把那块地基卖掉了。一位在上海做生意的富商后来在这块地上建了一座大洋房。洋房完工时，她曾经进去参观，转弯抹角的走廊、楼梯和玻璃门，弄得她头昏眼花，进去以后简直出不来。她试过沙发和弹簧床，一坐就深陷不起，真是吓了一大跳。最使她惊奇的是屋主人从上海买来的一架机器。轮子一转，全屋子的灯泡都亮了，黑夜竟同白昼一样亮。

管机器的是她邻居的儿子。他是在上海学会开机器的。她做梦也想不到这位笨头笨脑的孩子居然能够拨弄那样复杂的一件机器。她离得远远的看着飞转的轮子，惟恐被卷进去碾成肉浆。

她还注意到另一件怪事：厨房里没有灶神。这一家人而且不拜祖先。厨房里没有灶神，她倒不大在乎，但是一个家庭怎么可以没有祖宗牌位？据说屋主人相信一种不拜其他神佛的教。她可不愿意信这个教，因为她喜欢到所有的庙宇去跑跑，高兴拜哪位菩萨就拜哪位。她倒也愿意拜屋主人相信的那位“菩萨”。因为上一年夏天她发疟疾时，那个“庙”里的先生曾经给她金鸡纳霜丸，结果把她的病治好了。但是她希望也能向别的菩萨跪下来叩头，求他们消灾赐福。

她说她穷得常常无以为炊，饿肚子是常事。我父亲已经每月给她一点米救济她。但是她的小孙女死了父母，现在靠她过活，因此吃了她一部分粮食。我拿出一张二十元的钞票塞在她手里。她高高兴兴地走了，嘴里咕嘟着：“从小时候起，我就知道这孩子心肠好，心肠好。”

有一天傍晚，我去祭扫母亲的坟墓，坟前点起一对蜡烛和一束香。没有风，香烟袅袅地升起。我不知不觉地跪倒地上叩了几个头，童年的记忆复活了，一切恍如隔昨。我似乎觉得自己仍然是个小孩子，像儿时一样地向母亲致敬，我希望母亲的魂魄能够张着双臂欢迎我，抚慰我。我希望能依在她怀里，听她甜美的催眠曲。我的一切思想和情感都回复到童年时代。母亲去世时我才七岁，因此我对母爱的经验并不多，也许想象中的母

亲比真实的母亲更温柔,更亲密。至少,死去的母亲不会打你,你顽皮,她也不会发脾气。

从村子里到火车站,大约有三里路,中间是一片稻田。车站建在一个平静的湖泊岸旁,这个湖叫牟山湖,土名西湖,是一个能灌溉好几万亩田的蓄水库。湖的三面环山,山上盛产杨梅和竹笋。我步行至车站以后就搭乘火车到曹娥江边。铁路桥梁还没有完成,因为从德国订的材料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迟迟未能到达,所以靠渡船渡江。通往杭州的铁路工程也因缺乏材料停顿了。从此到杭州的一大段空隙由轮船来衔接。多数旅客都愿意乘轮船,因为橹船太慢,大家不愿乘坐,所以旧式小船的生意非常清淡。

傍晚时到达钱塘江边,再由小火轮渡过钱塘江,只花二十分钟。我中学时代的橹摇的渡船已经不见了。

日落前我到了杭州,住进一家俯瞰西湖的旅馆。太阳正落到雷峰塔背后,天上斜映着一片彩霞。一边是尖削的保俶塔在夕阳余晖中矗立山顶,它的正对面,短矮的雷峰塔衬着葱翠的山色蹲踞在西湖另一边的山坳里。玲珑的游船点缀着粼粼起皱的湖面。鱼儿戏水,倦鸟归巢,暮霭像一层轻纱,慢慢地笼罩了湖滨山麓的丛林别墅。只有缕缕炊烟飘散在夜空。我感到无比的宁静。时代虽然进步了,西湖却妩媚依旧。

但是许多事情已经有了变化。我的冥想不久就被高跟鞋的笃笃声粉碎了,一群穿着短裙、剪短了头发的摩登少女正踏着细碎的脚步在湖滨散步。湖滨路在我中学时代原是旗下营的所在。辛亥革命铲平了旗下营,后来一个新市区终于在这废墟上建立起来,街道宽阔,但是两旁的半西式的建筑却并不美观。饭馆、戏院、酒店、茶楼已经取代古老的旗下营而纷纷出现,同时还建了湖滨公园,以便招徕周末从上海乘火车来的游客。杭州已经成为观光的中心了。

我在十多年前读过书的浙江高等学堂已经停办,原址现已改为省长公署的办公厅。从前宫殿式的抚台衙门已在革命期间被焚,在市中心留下一片长满野草闲花的长方形大空地。

革命波及杭州时不曾流半滴血。新军的将领会商之后,黑夜中在杭州街头布下几尊轻型火炮,结果未发一枪一弹就逼得抚台投降。新军放了把火焚毁抚台衙门,算是革命的象征,火光照得全城通红。旗下营则据守他们的小城作势抵抗,后来经过谈判,革命军承诺不伤害旗下营的任何人,清兵终于投降。旗人首领桂翰香代表旗下营接受条件,但桂本人却被他的私人仇敌借口他阴谋叛乱抓去枪毙了。新当选的都督汤寿潜是位有名的文人,对于这件卑鄙的事非常气愤,闹着要辞职。但是这件事总算没有闹僵,后来汤寿潜被召至南京,在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之下担任交通部长。

旗下新市区的东北已经建了五百间平房,安置旧日旗兵的家属。有些

旗人已经与汉人熔于一炉而离开了他们的安置区。几年之后，全体旗人都失去踪迹，一度养尊处优的统治者已经与过去的被统治者汇为一流了。旗人从此成为历史上的名词，他们的生活情景虽然始终回旋在我的记忆里，但是有关他们的故事已经渐渐成为民间传说。至于清朝的崛起与没落，且让史家去记述吧！

从前的文人雅士喜欢到古色古香的茶馆去，一面静静地品茗，一面凭窗欣赏湖光山色。现在这些茶馆已经为不可抵御的现代文明所取代，只有一两家残留的老茶馆使人发怀古之幽情。这种古趣盎然的茶馆当然还有人去，泡上一杯龙井，披阅唐宋诗词；这样可以使人重新回到快乐的旧日子。

我曾经提到杭州是蚕丝工业的中心。若干工厂已经采用纺织机器，但是许多小规模工厂仍旧使用手织机。一所工业专科学校已经成立，里面就有纺织的课程。受过化学工程教育的毕业生在城里开办了几家小工厂，装了电动的机器。杭州已经有电灯、电话，它似乎已经到了工业化的前夕了。

我大约逗留了一个星期，重游了许多少年时代常去的名胜古迹。离商业中心较远的地方，我发现旧式生活受现代文明的影响也较少。在山区或穷乡僻壤，旧日淳朴的生活依然令人迷恋。参天古木和幽篁修竹所环绕的寺庙仍然像几百年以前一样的清幽安静。和尚们的生活很少变化，仍旧和过去一样诵佛念经。乡下人还是和他们的祖先一样种茶植桑，外国货固然也偶尔发现，但是数量微不足道。不过，现代文明的前锋已经到达，学校里已经采用现代课本。在现代教育的影响下，虽然生活方式未曾改变，新一代的心理却正在转变。播在年轻人心中的新思想的种子，迟早是会发芽苗长的。

乡曲的狂言

许地山

时代发展的越来越快，一些最古朴的风景和人情也
离我们越来越远！

在城市住久了，每要害起村庄的相思病来。我喜欢到村庄去，不单是

贪玩那不染尘垢的山水，并且爱和村里的人攀谈。我常想着到村里听庄稼人说两句愚拙的话语，胜过在都邑里领受那些智者的高谈大论。

这日，我们又跑到村里拜访耕田的隆哥。他是这小村的长者，自己耕着几亩地，还艺一所菜园。他的生活倒是可以羡慕的。他知道我们不愿意在他矮陋的茅屋里，就让我们到篱外的瓜棚底下坐坐。

横空的长虹从前山的凹处吐出来，七色的影印在清潭的水面。我们正凝神看着，蓦然听得隆哥好像对着别人说：“冲那边走吧，这里有人。”

“我也是人，为何这里就走不得？”我们转过脸来，那人已站在我们跟前。那人一见我们，应行的礼，他也懂得。我们问过他的姓名，请他坐。隆哥看见这样，也就不作声了。

我们看他不像平常人，但他有什么毛病，我们也无从说起。他对我们说：“自从我回来，村里的人不晓得当我做个什么。我想我并没有坏意思，我也不打人，也不叫人吃亏，也不占人便宜，怎么他们就这般地欺负我——连路也不许我走？”

和我同来的朋友问隆哥说：“他的职业是什么？”隆哥还没作声，他便说：“我有事做，我是有职业的人。”说着，便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小折子来，对我的朋友说：“我是做买卖的。我做了许久了，这本折子里所记的账不晓得是人该我的，还是我该人的，我也记不清楚，请你给我看看。”他把折子递给我的朋友，我们一同看，原来是同治年间的废折！我们忍不住大笑起来，隆哥也笑了。

隆哥怕他招笑话，想法子把他轰走。我们问起他的来历，隆哥说他从小在天津做买卖，许久没有消息，前几天刚回来的。我们才知道他是村里新回来的一个狂人。

隆哥说：“怎么一个好好的人到城市里就变成一个疯子回来？我听见人家说城里有什么疯人院，是造就这种疯子的。你们住在城里，可知道有没有这回事？”

我回答说：“笑话！疯人院是人疯了才到里边去；并不是把好好的人送到那里教疯了放出来的。”

“既然如此，为何他不到疯人院里住，反跑回到处骚扰？”

“那我可不知道了。”我回答时，我的朋友同时对他说：“我们也是疯人，为何不到疯人院里住？”

隆哥很诧异地问：“什么？”

我的朋友对我说：“我这话，你说对不对？认真说起来，我们何尝不狂？倒是方才那人才不狂呢。我们心里想什么，口又不敢说，手也不敢动，只会装出一副脸孔；倒不如他想说什么便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分诚实，是我们做不到的。我们若想起我们那些受拘束而显出来的动作，比起

他那真诚的自由行动，岂不是我们倒成了狂人？这样看来，我们才疯，他并不疯。”

隆哥不耐烦地说：“今天我们都发狂了，说那个干什么？我们谈别的吧。”

瓜棚底下闲谈，不觉把印在水面的长虹惊跑了。隆哥的儿子赶着一对白鹅向潭边来。我的精神又贯注在那纯净的家禽身上。鹅见着水也就发狂了。它们互叫了两声，便拍着翅膀趋入水里，把静明的镜面踏破。

我的家乡

白 薇

故乡，永远活在游子的心里，与其共成长！

我生长的村子，名叫“秀流”。

“青山耸翠，秀水流长”，这八个字可以形容我们村子的环境。

东面是重重叠叠的高山，一个峰依着一个峰的肩怀，高峰甜蜜地吻着青山，以一个熄火山，俗名“通天蜡烛”的巨峰顶，衬在最后，而从远地滚滚流来的江水弯过山脚，我们的村落，就从那儿起头。

南面是一条刚刚转过弯的江水急流西下，横过村前，水面很宽，澄清见底。隔江是湘粤交通的大路，芦洲、沙岸、散散的桃李，伟大的樟树、松林，巨树掩蔽的伙铺绵长半里，点缀路的两旁；还有田地交错的平原、绿野、浅山，慢慢地层叠而上，展开遥远的洞口（洞口，是山与山之间的有田有地有倾坡浅山的开朗的地方）十几里。

西面除了少许的禾田之外，隔江是壁立的山岩，山壁怪石嵯峨，断岩片片陡映江心，而江水碰着西面的山壁，又转一个弯折而北下。山下是澄碧的深渊深几十丈，水涡回旋，山上是灌木，小竹满山好几里。春夏雨水足时，几十天的瀑布飞溅着可爱的白沫，轰轰的瀑布声交应着“咕咕咕”的鹧鸪唱和声；瀑布旁有著名的山洞，洞长四十里，依着洞内天然的石壁，建有很大的庙宇，村村的妇女求子问财祈福寿，都到那庙里去烧香许愿，庙门就对着我家的西窗。洞中有美丽的钟乳石、石乳滴成的莲花盆（是雪白的石乳莲花，坐在雪白的石乳盆里）、乳桌、乳球等，用棍去敲这些乳桌、莲花，发出铿锵动听的声音。又有无数大蝙蝠，展开翅膀六尺许。还有层层不规则